

哭元虎

张伟

我在南海渡安澜，
忽现观音面长安。
宝莲滴泪哭起行，
告我骑虎上九天！
仁兄早我进商源，
立志驱贫富河山。
共事四载风雪雨，
论道总见虹光电！
先贤教诲记心间，
理事无碍心安然。
为弟紧随兄长愿，
人生无怨无磨难。

作者为陕西省政府原副省长、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1994年—1998年先后任商洛行署专员、地委书记。

典

藏

的

记

忆

杜鹃红

人的一生，过了耳顺、杖乡之年，便会时不时回顾那曾经走过的历程，浮想起一些往事。迈过的桥多了，蹚过的河水深了，最终沉淀下来的记忆自然爱如珍宝。

父亲70岁那年，就是他口腔手术后的第二年，病灶又复发了，而且恶化得很快，不得已由西安转回商州，住进当时的地区医院干部病房。看着父亲每况愈下，甚至到后来连进食都非常困难的凄惨景象，又听到大夫无可奈何的叹气声，我对父亲身体的前景，充满了忐忑和恐惧，那煎熬的心情笼罩着我乃至所有的亲人。

一天上午，父亲病房忽然走进一个人，我定神一看，原来是时任地委书记的李元虎同志。只见他缓缓地走近病床，弯下腰轻声地叫了一声老先生。父亲这时讲话已经十分困难了，我在旁边忙给父亲介绍了一句，咱们的地委书记来看您来啦。听到这话，父亲再次住进医院后从未睁大的眼睛突然睁大了，喃喃地连声说着谢谢。李书记在床前询问了父亲的病况，由于环境的特殊，我代为扼要地说明了父亲的病情。李书记临走时对父亲说：“孩子在机关表现很不错，您就安心配合医生好好治病……”当父亲再一次睁大眼睛望着李书记离开的背影时，我已经听不清他那已不连贯的话语。

李书记刚走，二姐就来了病房，听说李书记来看望父亲很是惊讶，她不无感慨地对我说，李书记真是体恤下属，当然也是看到你的份上，不管咋的，爸爸一定会很高兴的。

李书记看望老父亲的事，在当时对我、对家人，包括父亲都是一个莫大的安慰。我没想到，隔着好几层工作关系的大领导，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到医院看望一个小干事的父亲。如此的礼遇，真让我感激涕零。

父亲是一位参加过淮海、平津两大战役的老战士，也曾任某野战部队的军部作战机关工作多年。接触过不少部队首长，称得上见过世面的人。然而，20世纪60年代初他由军队转业到地方后，见到或与之有交际的地方“首长”就少之又少。病榻上的他，更多的是晚年的凄凉。我曾想，李书记看望父亲的那一刻，父亲努力睁大的双眼一改平常的呆滞，一下子显得炯炯有神，是在想些什么？是说一位仁慈但并不熟悉的人对他的看望，所给予他心灵的慰藉；是说一位首长对一位老战士的慰问，所给他带来的片刻的喜悦和激动；是说一位极具亲和力的领导对他几十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工作的肯定，所给予他与病魔抗争的意志和信念……总之，父亲那一日的目光始终是明亮的，其中折射出了感激、欣喜、满足和宽慰诸多神情。

李书记看望父亲的举动，直接影响到了我尔后的工作操行。我在县上工作期间，每当听到或是看到群众需要帮助时，都会力尽所能伸出援手。我会努力像李书记那样，奔走数十里崎岖坎坷的山间小路去专程看望并扶助因病瘫痪在床的乡村干部，我还会为愚公式的老农送去他开垦山地所需要的物资。李书记的形象总是榜样式的时时竖在眼前，我向他学习，学会了深入基层，常怀体恤群众之心；我向他学习，学会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民服务的良好作风。

父亲最后还是走了。然而元虎书记看望老父亲的一幕，虽时隔久远却从未在我脑海消失。他那刚正不阿的领导者的风范，他那勤政为民、体恤民情的人格魅力，永久典藏在我心里。



看雪落下来（外二篇）

任崇喜

在冬天，邂逅一场雪，是幸福的。雪，轻盈的雪，洁白的雪，在季节的转弯处，在光阴的刻度处，落下来，落下来。

从向北的窗，我看见了雪，期盼已久的雪，不期而遇的雪，落下来，落下来。

落下来，落下来。纷纷扬扬的雪，从静寂的暮色里落下来，从楼宇的顶端落下来，迎着树枝的方向落下来。

茫茫无际，一眼望不穿。那些个体的身影，是六花还是六出？是琼花还是仙藻？是玉鸾还是玉蝶？是玉屑还是银粟？是寒酥还是青盐？雪们绵延着，跳跃着，有自由的洒脱。像那雪里的风，摇曳着大地，摇曳着河之南。

落下来，落下来。我的眼前纷乱，只有雪花飞舞的姿态；我的眼睛迷离，远处的灯盏，微弱的光亮，摇曳着枇杷的清香。

那如灯盏的花朵，开在冬深处的花儿，在洁白的雪花到来之前，点燃一个季节的温暖。

这一刻，辽远和阔达的洁白，覆盖大地，道路，覆盖原野，村庄，覆盖我们的未竟之梦……让人遐想岁月的沟壑，让人惦念时间的篝火。

在北方，落去叶子累赘的树木，叙述一个季节的留白。冬夜的景，淡而清冷，有雪来，格调也雅致起来。寒夜客来茶当酒，天晚欲雪邀客饮，雪夜访戴兴尽归……“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那梅花，焉知不是窗外雪呢？

落下来，落下来。落下的雪，覆盖鸟声，覆盖虫鸣，生长着的，是隐匿许久的风声，是草们的自述，在冬天的寒冷里，诉说

花开的往事。

雪霁后，天空幽蓝，纤云不染，微弱的光照射下来，暖着屋檐的冰凌，还有枝头的积雪，滴滴答答，落下的，是凝结的心事，含有旧土。

雪消冰融，变了人间。翻过一场雪，后面就是春天。时空的转换，就那么简单。

从一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也那么简单。能够造成隔阂的，只是身临其境的迷乱。

风从北方来

有风来，带着初冬的寒意，从玄武的北方而来。

不需要打马而过。这个季节的大地，早已被改变了模样。秋天的颜色还在驻留，冬日的根系正在发达，越发枯瘦的草们，茎秆焦干，暗黄、暗灰、金黄、酱紫、灰白……曾经热闹的它们，用穗芒上闪动的光，在倒叙着一个秋天。

风吹过的沙，漫天飞舞，那是谁的梦幻？

风掠过，一片寂静。站在回归本真的田野，看阳光淡淡。

昨天的一棵玉米，失却饱满的籽实，仍裹挟着整个秋天。它干枯的枝叶，越过寥落和枯寂，写满黄金的语言，囊括着走过的期盼。

“翻开陈旧的往事，看见一身沧桑，走过陌生的地方，我回到异乡风吹得太狂，我感到，有点凉”，一个男人，在浅浅的岛屿，唱着乡愁的哀叹。

只剩下一棵玉米了……我听到风穿过耳畔，溢满一个男人对母亲的怀念。

墙畔的丝瓜藤，绿色涛声依旧，在繁花落尽后的季节里，上演着精彩的生命诗篇。最后一朵丝瓜花开后，那抹明亮而耀眼的黄，如同跳动的火焰，闪现着春日的梦想、夏日的汗水。

挂在藤蔓上的丝瓜，一天一天枯黄下去，写满秋日的狂想和浪漫，直至最后，成就一幅水墨画。故意留白的空间，等待有缘之人填满。

麦苗青青，匍匐在地面，根系深扎，紧抱大地。在如期而至的风里，它们卑微，轻易不开口说话。

它们的前方，有春雨密织的雨帘，有春燕的声声呢喃。村庄的炊烟，高过杨树的顶端，众鸟歌唱，白云飘飘，诗意的画卷，就在人世间。

它们在等待，小南风的一声唤醒，等待夜色中挥舞的镰，月光之刀的快感。

麦子拔节的声息，编织着生活的苦辣酸甜。

一切都那样纯粹和美好，一切都是那么亲切，却又那么遥远。

城市的四季，没有麦子故事的留传。一场北风，让我们回归久违的家园。

梅花之韵

“千红万紫，终让梅花为魁。”从古至今，文人骚客们没少吟咏梅。

“梅以韵胜，以格高”高度概括出梅的风姿。“朔风吹倒人，古木硬如铁；一花天下

春，江山万里雪。”人们把松、竹、梅称作“岁寒三友”，尊梅、兰、竹、菊为“四君子”；梅花与迎春、水仙、山茶花合称“雪中四友”，与竹、松、水仙、山茶花合称“五清”。

“梅以形势为第一”。梅愈老愈显得苍劲挺秀，历来有“老梅花、少牡丹”之说。梅在画家的笔下，既不开“横、斜、疏、瘦”4个字，龙干虬枝，曲折粗犷苍然，尽显梅的风骨。

宋代宋伯仁，生平喜爱梅花。为了画梅，他种植许多梅树。他自称，“每至花放时，徘徊竹篱茅屋间，满腹清霜，两肩寒月，谛玩梅之低昂俯仰，分合卷舒，自甲以就实，图形百种，各肖其形。”

古人赏梅讲究贵稀不贵繁、贵老不贵嫩、贵瘦不贵肥、贵含不贵开。今人认为，梅花瓶插观赏要有“三美”：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韵。在漫长而寒冷的冬季里，梅绽开地的花苞，独自凛然静放着，流溢着暗香。

古人赏梅，有“二十六宜”之说：淡云、晓日、薄寒、细雨、轻烟、佳月、夕阳、微雪、晚霞、珍禽、孤鹤、清溪、小桥、竹边、松下、明窗、疏篱、苍崖、绿苔、铜瓶、纸帐、林间吹笛、膝上横琴、石枰下棋、扫雪煎茶、美人淡妆簪戴。

梅有风骨，有兴趣，更有情趣。“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月色中的梅，静若处子，并不顾盼流目，浑身透出一个“纯”字。

梅开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梅花五朵简单的花瓣，尽显生命里的安稳与尘世的善意。



商洛山

(总第2274期)

刊头摄影 竹影

鸟鸣藏不住

王璐

父亲年轻时，在场院旁和门前的小河边分别栽植了几棵水竹。没几年，就各自成了气候，形成两片葱翠茂密的竹园，且逐年不断向外蔓延扩展。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成了鸟雀的乐园，大概有麻雀、画眉、喜鹊、麻鸽子等七八种，早晚出没其中。有时大呼小叫，欢腾一片；有时安静无声，不见踪影。其中喜鹊体型最大，巢穴搭建在附近的大树上，却也不甘寂寞，时而来竹园与众鸟们联欢。

若论叫声，最响亮和婉转悦耳的，应该莫过于画眉鸟了。起初我并不了解，直至上了中学后方知，叫得最好听的就是画眉。它是山林里最杰出的歌手。听说，在它的双眼上方，各有一道很显眼的白眉毛，弯曲美观，像是特意勾画成的“眉线”。除了叫声外，这是它区别于其他鸟儿的重要标志。因而，被当地人称为“画眉子”，属国

家重点保护鸟类。

好多年来，每次我回老家总是来去匆匆，很少长时间停留。只偶尔听到竹林里，传出小鸟们的细语或歌唱，却未曾留意过它们各自的长相。那年春节在家小住了几日，才与巴可算是“老邻居”的这些鸟儿，真正有了一次亲近和彼此了解的机会。

一天早晨起来，一夜的大雪刚停，到处是一片白茫茫的，雪的山，雪的房子……仿佛一下子置身于美丽的童话世界。当我正被眼前的雪景陶醉时，忽然听到几声并不陌生的鸟鸣，循声定神一看，原来声音来自竹园里的几只鸟儿。看起来，它们体型比麻雀明显要大出好多；在皑皑白雪的辉映下，棕褐色的羽毛显得格外光亮；蓝幽幽的小眼睛警惕地盯着我，尽管叫声里似乎隐藏着几分哀愁，却依旧嘹亮

人。眼睛之上，白色“眉毛”一眼可见，衬托得眼睛美丽而明亮。

我断定：那绝对就是传说中的画眉了。好大一会儿，我才明白过来：它们是想吃地上的一只木匣里的鸡食呢。而正是为了防止麻雀和它们偷吃，母亲才特意用木板将鸡食盖了起来。

轻轻地前去移开盖板，我对正在不远处扫雪的母亲说：“大雪天，就让吃吧，不然会饿死的。”

“害人得很！”母亲虽然嘴里不满地唠叨着，脸上那种难以察觉的笑容，却已表明对我的这一做法给予了默许。没错，它们的确是画眉鸟。我的判断从母亲那里得到进一步证实。

等我退后几步，几只画眉就急不可待地飞了过来；还有几只胆怯地在较远的树

枝上向我窥视，并不住上下翻飞。也许是见我许久默不作声，才渐渐靠近鸡食，放开胆量与前几只一块儿吃了起来。

看着它们憨态可掬的样子，站在一旁甚至连粗气都不敢多出口的我，不禁摇头在想：无论是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如果彼此都能宽容一点、大度一点，一起和谐相处，那该多好啊！

后来，我几次看见母亲喂过鸡后，鸡食就没有再盖了。母亲是不想让一年难得在家住上几回的我扫兴呢？还是真的担心这些小鸟会饿死？我想，大概两者都有吧。

于是，包括麻雀、喜鹊在内的鸟雀们，往往在鸡还没有彻底吃散尽之时，就一起迫不及待地就近聚拢，分享母亲用麸皮、萝卜丝、青菜等物细心拌和的鸡食，如赶赴一场场别具特色的乡村盛宴。饱食之后，有的飞向了别处，有的又一阵风似的钻进竹林里。而它们一年四季的歌唱，却不时飞出竹林与树林，四处荡漾。翠绿的竹子和遍野的林木，隐没了它们的身影，却挡不住它们愉快的歌声。

而今，河边那片竹子，几年前因开花败死。我也离开日益寂静的山村老家，迁居县城生活多年。唯有那些鸟儿，还一如既往地、不离不弃地守着留恋在山村里的父老乡亲，彼此依存，依旧唱歌儿给它们。